

喜
欢
阅
读

黄岳年◎著

不嗜烟酒不嗜茶
诗书万卷福我家

国家图书馆出版

黄岳年◎著

喜 欢 阅 读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喜欢阅读 / 黄岳年著. --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13-6175-5

I. ①喜… II. ①黄…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1952 号

书 名 喜欢阅读

著 者 黄岳年 著

责任编辑 邓咏秋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nlcpress@nlc.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6175-5

定 价 58.00 元

序

朱晓剑

最初认识黄岳年兄，是在网络上，彼时我尚未读到他的著作。且从“河西第一读书种子”说起，那是《书人》杂志上朋友写他文章的标题。当时觉得这个名号，给人的印象不大美好。当今社会，称得上“博学多才”的，都少见，“读书种子”“第一”，组合在一起，真是不多见。看过之后，就从网上找来他的作品读。

这种阅读，因对人的不熟悉，或许更客观一些。他的文章多与读书、地方文化相关，寥寥数语，可见人文风味。岳年兄又好书法，窃以为，比时下的一些书法家要好。如此，才有了持续关注的动力。

2010年，第八届民间读书年会在成都举行。那次参会的都是各地的爱书人、高手，我这才有机缘得以结识岳年兄。此次活动，聊天的机会也还不多。在活动快结束时，他还给我题写了几个字，被我奉为墨宝，这才有了难得的书缘。在我的印象中，在活动的过程中，不管去参观金沙博物馆，还是跟朋友们闲聊，他都随身带着个本子，不时记下这样那样的话语。这些，后来都变成了一篇篇文字。真是难得。他写文章，不是印象记那种肤浅的记录，当得上有情有味。

两年后，我在天地出版社主编“读书风景文丛”，岳年兄给以支持，《水西流集》就顺理成章成为其中的一部。他

给了不少与文章相关的插图，精美，且有趣味。可惜的是，由于某种原因，却一幅都没用上。从此，我们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

这种往来看似简单，却也是书友之交，淡如水，无需太多名利上的考虑。在《水西流集》出版之后，他又陆续写出了不少读书文章，洋洋洒洒，各有趣味，结集便是你看到的这册《喜欢阅读》。

岳年兄勤奋，这几年除了写书之外，还为乡贤编辑文集，这就可看出了他对文化的态度，不只是一种热爱，而是骨子里有着书香气。

爱书家这些年似乎也时常被提到。爱书、看书、写书，能做到这一步的也还是少。说到底，爱书可以随意，看书也可随便，但要写出一篇篇好文章，那就需要识见，需要洞察阅读的“秘密”。这“秘密”当然没有多少神秘可言，不过是多读多看罢了。

爱书家大都有个性。从文字、言谈举止中，大致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意思。我所说的“有意思”，是带有思想的意味，不是肤浅的那种荤笑话，或酒桌上的八卦，而是读书中读出真意、性情，作文写出自己的态度，而不是人云亦云，或拉大旗作虎皮，看上去很光彩夺目，却内里空虚。

以此来看，岳年兄读书也好，写文也罢，其路数有些像传统书话，但又有个性。他不是就书谈书，而是从书里看到了一个世界的复杂。如他写韩映山，既涉及文人间的交往、作品和人品，甚至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有所论及。再如他写书友交往、书缘，都各具个性。作为“社会人”的读书人关注现实，或许更能称为岳年兄的文章特点。

至于《喜欢阅读》里的种种妙处，读者不妨自行阅读，或许能发现更多有趣的地方。

是为序。

2016年6月

旧的一年将要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到来。想和不想，走的都要走，来的也要来，无关乎人的性情，也不关事的发展。既无可奈何，也欢欣鼓舞。

说说展望吧。新的一年，学问会增多，年龄会增加，认识的人、要做的事，都会更多，这是好事。更好的事，应该是收入应该会增加一些。不过多和少，也没有啥。多有多的难处，少有少的快乐。钱，那是永远也挣不完的；而花，也应该永远也会有。人生在世，大家都在挣钱，在花钱。谁也没有闲着。多了多花，少了少花，惜物惜福，就是有福。

且先乐着。乐与不乐，日月都要经天，江河也要行地，何妨快乐着。如何快乐？最好是有一个信仰。有了信仰，就会多拯救的力量。近来看书，觉得六信蛮有意思。何谓六信？说是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相信自己，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相信别人，世上好人多，何况众生本来是佛啊，要相信大多数人是好的，大家都会帮助我们的。要相信因果。有因必有果，谨慎着，周全着，清白着，小心驶得万年船，小心无大错。要相信事出有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要是不合理，就存不住啊。信为道源功德母，要近道，要进步，无信是不行的。人无信不立呀。呵呵，原来信，居然是如此地要紧。不但要信，还要

诚信。如何诚？过去是要磕头作揖请的，现在不搞这个了，就是磕头作揖也不灵，那么就修心，打心底里做起来吧。如此说来，快乐其实也简单：不假外力，本自天成。我的快乐我做主，且举杯，共祝愿：心想事成，吉祥如意。

说过了快乐，该说幸福了。幸福也是自己的事。按活到了九十九岁的方于教授的意见，要为多数人做事。在做事中，快乐就来了，幸福也就来了。感恩和珍惜不仅仅是心态，那是智慧。有智慧的人，还能少了幸福？缘境无好坏，幸福只唯心。相随心转，福从心来。一个要好的朋友曾说：“对于任何来找我的朋友和学生，我都会‘应酬’，我宁愿自己不去写作论文，也要搁下笔来，去和他们吃吃烧烤、喝喝啤酒。有几次在夜里酒馆小酌之后，有些学生说他们的人生将要改写。我自然无意去改写他人，劝其独立撰写人生，但留出些空闲，做一些这样的‘应酬’，甚至我从他人的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很多。”我说，此菩萨心肠也，所谓功德无量，颂的正是这类事。这当然都是真幸福。自然，此类小酌，都是我的朋友自掏腰包请同学们客的。“乐其友而信其道”，我也愿意向朋友学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幸福自己，也幸福别人。

几年前，我引过陈老莲除夕夜写下的话：“但愿明年吉祥事，各人多读数行书。”读书就吉祥吗？不一定。但要再问一下“还有什么比读书更好的”，就不好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书为师，老调重弹，算不得高明，但无法之法，也算是一法。呵呵。

正要收尾，有学生送来自制的新年贺卡，上写“主善为师”，这是《尚书》里的话：“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后来晏子说，以善为师者无憾。我同意晏子的意见，书此为祝，不亦宜乎！

以此为新年献词，祝福自己，也祝福朋友们。

2017年1月

此应天涯社区闲闲书话清扬版主之约所写之新年献词也。某年余《元旦试笔》云：“不嗜烟酒不嗜茶，诗书万卷福我家。天命之年余何事，自开心颜种莲花。”《喜欢阅读》付梓，乐事也。再添“以书为师”数字，移置卷端，以代自序。又及。

— 目 录 —

- 001 韩映山论
- 004 想起韩映山
- 012 风华三月芸书香
- 015 我读《初版本》
- 019 大音希声原野美
- 023 王稼句的《书生风味》
- 026 巴金、《点滴》和周立民
- 030 文川藏书票
- 033 岁寒新书暖
- 036 情在书里书外
- 040 天涯比邻
- 046 想生活在株洲
- 049 记住了株洲
- 052 春联获奖记
- 054 在家常早起
- 056 《诫子书》中有深意
- 059 金石璀璨万年春
- 066 孙犁印谱及其他
- 071 七印紫薇耀千春
- 074 西泠访印

- 078 青山认得旧时人
- 081 美好的上林
- 084 书缘
- 087 我把《喜欢书》放在手边
- 090 书生本色写春秋
- 095 怀念萧老
- 102 去青海师大，看范泉
- 109 南行百年说艾芜
- 114 向死而生
- 119 春风荡漾好读书
- 121 《春风荡漾好读书》题外
- 123 万卷书后万里路
- 127 与冯培红教授往还信札六通
- 135 访学日记
- 147 《访学日记》书后
- 152 匡庐婺源记
- 211 《文心书影》序
- 214 《翰苑茗香》自序
- 216 《翰苑茗香》后记
- 218 《水西流集》自序

220	《王登瑞诗存》后记
-----	-----------

附录

222	风雅弱水轩 逍遥读书人
227	书中识得黄岳年
230	《弱水书话》及其他
233	黄岳年的《书林疏叶》
236	弱水轩观书琐记
243	后记

韩映山论

以孙犁为师的人，得其真传者少。分灯而传，韩映山是其大者。

映山后期，与孙犁晚年，有大相同。读书趋上，冰雪情操，渐渐远去，也渐渐留得青山般的作品。

孙犁很看重韩映山。韩映山少年时，受孙犁奖掖，中年时，孙犁不遗余力地给予扶持，后来则一直被孙犁欣赏。得其看重如斯者，罕有其匹。有信为证，有书为证。孙犁给韩映山写了多少信？推测是二三百封，现在还在的有一百五十余封。孙犁一生写信不计其数，韩映山是收信最多的人。

韩映山给孙犁写了一本书，书中的人和事，还有思考，至今没有超越者。

真的师徒之谊，如今很罕见了。韩愈云，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然而孙韩之间，却温暖地保留着。那年，韩映山挨整了，路人侧目，孙犁来了，伸出温暖的手。一握之下，深情传之久久。生长于平原上的孙犁喜欢石子，韩映山就到处找石子，找到了雨花石，他想着的，就是如何带给老师，让他看看。孙犁病了，韩映山在《留得残荷听雨声》里说：“孙犁一病十年，最初连书也不愿读了。后经疗养，渐渐有所好转，但创作完全停止。他把寄存下的稿费，用来买书，主要是一些古书。他深居简出，甘于寂寞，埋头苦读，博览群书。晚年，他的散文，之所以写得那么好，跟他那几年读古文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古文底子，打得很坚实。”这些话，抵得上多少不着边际的议论。和朋友聊天，说起了一个熟悉的作家，小说也写了十几年，作品也有数百篇了。再问都读一些什么书？答曰：《小说选刊》。天啊，作家要是这样当下去，该会是个啥样子呢？对孙犁“启自童年，

讫于白发”的读书生涯，韩映山是心悦诚服、照着去做的。他说：“我们还是要多读书，多练笔，花‘笨’功夫！”他以自己的勤勉去读书，去创作，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作品。韩映山的书里说，只有如孙犁般的苦读书，才会收获如孙犁一样的好作品。

韩映山是大师孙犁的见证者，特别是以“耕堂劫后十种”为标志的“新孙犁”的见证者。孙犁搁笔后，各种各样的说法从来没有停止过，但隔靴搔痒的居多。

而韩映山，才是孙犁真正的知音。荷花淀一脉，韩映山为绍其光者。学我者生，似我者死。韩映山，是学孙犁者。孙犁评韩映山创作的时候对他说：你还是有你的风格的。这是肯定，也是实话实说。清正素朴，公正无私，孙犁师徒的浩然正气和道德文章，经过时间的考验会传下去。孙韩二人，是相互辉映的高山流水。他们是荷花淀莲花化生的儿子，处下不卑，登高不晕。他们的著作，是美丽荷花淀最为动人的魂魄。

孙韩是一面镜子，能照落人世的尘埃。孙韩是一所大学，可提升无量的学人，遇到者，会有许多欣喜。

韩映山歌颂真善美，维护好传统，师法孙犁，走向博大精深。这是荷花淀派开山大师孙犁踏出的金光大道。晚年刷新，孙犁成了与周氏兄弟等五四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并列而毫不逊色的一代宗匠。而韩映山以读书为底色的创作，也渐入佳境。可惜天不假年，韩映山没有来得及像晚年孙犁那样，桑榆朗照。要是韩映山再住世三十年，那将是另一番景象。

然而历史，也会照拂好人。韩映山读《耕堂读书记》的时候说，孙犁对书法、绘画、篆刻、石雕也颇有兴趣。他把孙犁的兴趣和爱好，带进了自己的作品里，也带回了自己的家里。韩映山更多的福气，是留在了儿孙身上。他的儿子大星，曾经获赠过孙犁给的印谱。孙犁于大星，多所嘱咐。孙犁用的印章，也多是大星刻的。孙犁说这个大星，慢慢会成为大家。现在看来，是应验了。大星篆刻，气象万千，汗漫磅礴，已卓然成家。大星的女儿韩阳，则秉持家风，师法名家，

在绘事上精益求精。由于大星，孙犁关于篆刻和艺术的卓见得以传了下来。大星之爱，换来了大师度人的金针。后人获观，会感念的。

三秋堂主人韩大星，为父亲编辑整理出版了《韩映山文集》。司马迁曾对将要辞世的父亲司马谈说：“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迁做到了，大星也做到了。韩映山的福气，不是人人能有的。

看见韩大星不平常的文字了，我按歌而问：

兄自莲池来，应知弥陀事。

今日海会时，九品著花未？

2013年5月2日下午写。窗外牡丹盛开，玉兰争艳，西北风景，得似三月江南否？

想起韩映山

作品和人品

在纪念孙犁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想到韩映山，是很自然的。韩映山《孙犁的作品和人品》出版，是孙门大事。孙犁的书，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更多的人真正要了解孙犁，还得看韩映山的这本书。

那个时候，一个人直接写孙犁，又写了这么多的，几乎没有。一辈子相师，一辈子学，一辈子写，用文字为老师留住了这么好的身影神情的，也似乎不多见。

在人们传说的孙犁四大弟子中，韩映山是唯一为老师专门写了书的人。即便是在孙犁离开已十多年的今天看来，《孙犁的作品和人品》这本书，也依然显得光芒四射、美丽动人。那是因为，韩映山写出了一个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孙犁。韩映山说过：“趁着孙犁健在的时候，记下了有关他的一些事迹，并让他过目审视，以免出现谬误和虚造。”当孙犁知道韩映山要写他的时候，就立即去信，诚恳地提出了“最有用的建议”：把性格上的缺点也写进去。后来，在报纸上见到韩写的《修书》，孙犁又去信说：“写得很好，有些真实感。写这种文章，最怕添油加醋，也怕只讲道理。主要应写被记人的言与行，而且最好是多记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从中表现出他的为人做事的个性来。”好一个“多记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这简直就是写人写事的金科玉律。在这样的真经指引下，韩映山写孙犁，就入情入理，可传可颂了。

韩映山和孙犁的友谊开始于1952年。那时，韩映山还是保定一中的二年级学生，是十七岁的青年，因为爱好写作，有了满意的文字后寄往《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负责副刊版面的责编正是孙犁。而孙犁在来稿中发现了一篇题为《鸭子》的小说，作者署名韩映山。一年后，孙犁下乡路过保定，省文联主任远千里邀请他顺便在红星剧场讲学。做完报告，同学们伸着小本让孙犁签名，孙犁问大家是哪个学校的，听说是保定一中后，他就问：“韩映山来了吗？”一中的学生把韩映山推到了孙犁的面前，他们握了手。接下来，就有了两人与生命相始终的通信来往，韩映山成了孙犁一生中写信最多的人。孙犁写给韩映山的信约有二三百封，经过“文革”浩劫，现存的还有一百五十余封，被映山哲嗣韩大星珍藏着。韩映山在《孙犁的作品和人品》后记里说：“从我青少年时期，从我爱好文学开始，是孙犁同志把我引上文学之途的，这是我没齿难忘的。尤其在六十年代初，我贫病交加之际，他生活寂寞之时，我们的交往是频繁的，从中我是受益匪浅的。我敬慕他的才华，更敬慕他的为人和品格。”据韩大星说，看这些信的时候，“还记得当年父亲展开信件时照例要念给母亲听的情形，听母亲说，父亲可以背诵好多孙老信的内容。心之所系，情因文存。一整天里父亲心情会很好，也顾不上和我们几个兄妹发脾气了”。孙犁和韩映山两人相差二十岁，漫漫人生里，或见面，或通信，商榷讨论。在孙犁，是奖掖后进；在韩映山，是师从文宗，创作发展。他们一同经历了文学与生活的欢乐与苦楚、沉醉与拯救。

人文版《孙犁全集》中，收入了韩映山的大儿子韩大星给编辑者段华提供的一封长信。信是1993年11月23日孙犁致韩映山的，过去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信中讲了孙犁晚年因一封信而惹来的麻烦。麻烦发生了，反击的文章一篇篇扑面而来，一向冷静的孙犁一忍再忍，终于忍不住了。从1994年8月15日开始，到9月20日结束，他连续写了八篇文章，对某位作家进行了反击。这在他一生中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读了孙犁给韩映山信的人 would 知道，孙犁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此处虽然称为写文章，其实就是把他平时读到对方文章时随手记

下的感想连缀成篇而已。据段华《孙犁晚年的一场论战》所述，那次论争难说对与错，只是双方对对方的理解有偏差罢了，但对孙犁先生而言，似乎受伤害的程度更大一些，对晚年日常生活和写作的影响更消极一些。晚年的孙犁，每一个阶段写文章都对题材、体裁有侧重点，而写杂文却以论战作收笔，不能不让人扼腕和叹惜。

在孙犁来信的鼓励下，韩映山的优秀作品《水乡散记》《紫苇集》《绿荷集》《串枝红》《满淀荷花香》《明境塘》等井喷而出，蔚为大观。这是关于荷花淀的文学纪，作者必然会成为“荷花淀”文学流派的中坚作家。孙韩之间的通信，是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资料，大星为这些信的保存和出版用尽了心思。最近，他告诉我说，孙犁写给韩映山的信收入了新版的文集。这是一个好消息。

谈论孙犁的人品和作品，离开了韩映山就说不好。读韩映山的书，会感受到他义薄云天、真诚质朴的人品。而这些，又和孙犁及其作品对韩映山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韩映山文集》

在孙犁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韩映山文集》五巨册出版了，这才是对孙犁和荷花淀派最好的纪念。书稿弄好后等了六年才出版，其中的曲折可以不表，然而如古老故事中说过了的：“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如今孙韩二人都归了道山，《韩映山文集》却在尘世间如九品莲花般盛开，璀璨耀眼，这应该是孙犁最喜欢看见的。天上的师徒，也该会举杯相庆吧。题外说一句，百花版《孙犁文集》也在今年出了新版。有了《孙犁文集》的朋友，没有《韩映山文集》的话，感觉起来，是有些煞风景呢。

抽一个半天，天或阴或晴都行，沏一盏友人手摘的碧螺春明前茶，打开《韩映山文集》品读，真是好享受。韩映山谈孙犁的作品和人品，孙犁谈做人 and 作文，

点点滴滴，如春风化雨，润入心田。

1994年3月23日，孙犁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读画论记》，有八千字。这是他病后写的第一个长篇。文中有针对性地说：“人要自趋下流，别人是挽救不了的，艺术家亦然。有些人是‘作法自毙’，也不值得同情。”那年4月份，看到文章，在惊喜中的韩映山问老师，洋洋八千字，你写了多长时间？孙犁答，写了一个星期。韩映山又问，看没看一本畅销的关于性问题的书？这一问，引发了孙犁关于青年作家变坏的议论。孙犁玩笑地说，映山一直没变，是不是因为老也不红？红了以后，没准也会变的。韩映山把老师的话奉为圭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红与变》。韩映山警示自己，要经得住清苦和寂寞，经得住污蔑和凌辱，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安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

二十年过去了，没有变的韩映山所留下的书，值得我们深味。

韩映山在《找着自己的路》里说，他的写作，是在孙犁的影响下找着了正路的。他说，看了孙犁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的《风云初记》，以及他的文学短论，“我才如大梦初醒”。就这样，韩映山找着自己的写作之路。之前，他回忆学生时代见过孙犁后，“写作的路，就这样开始了。”现在，他说这是“一条光明健康的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在这条路上，他用自己坚实的脚步，留下了数百万字的精品。

孙犁给韩映山的四本书题写了书名。从1978年到1986年间，只要印书，韩映山都要请孙犁写书名。在韩映山，是尊崇老师，以老师的字为书添光彩；在孙犁，是对韩映山有求必应，喜欢韩映山的文字，是对映山的鼓励。《紫苇集》的书名孙犁题写了两次，一次出版社给丢了，只好请孙犁再写，很快，孙犁就写来了。这情分就是放在更为便利的今天，都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看来，韩映山的这些作品，本身也已经成了典范。一部《韩映山文集》，就是一所文学院。关于写作和做人的十八般武器，是应有尽有、琳琅满目。有心的人，会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养分。《韩映山文集》里有多篇谈苦修苦练的